

上海

通俗故事

丛书

小老板的故事

第1辑



上海通俗故事丛书

小老板的故事

责任编辑:姜逸青 陈闵樑

封面设计:韩文军

插图:李培勤

小老板的故事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新侨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56000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80576-705-X/I·217

定价:5.00元

写在前面的话

上海的老板怎么样？新一代的老板怎么样？他们不是那种靠“祖荫”而甲富一方的旧上海的大老板，也不是那种头戴“西瓜帽”、手夹“小算盘”的旧社会“酸”老板。他们大多数都是白手创业、辛苦发家的初生代老板，是乘“地铁”、走“高架”渐成气候的新一代老板。在这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群体中，“文化”落差显著，有的是半文盲，有的却懂外文，有的是“老粗”，有的却会使电脑。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是共同的：创业伊始，他们身上的汗水要比杯中美酒多，脑袋中的办法要比口袋中的钞票多……但一旦事业初成，有些往往就原形毕露了：有的搓麻将时间要比睡觉时间多，有的陪情人时间要比工作时间多……

《小老板的故事》讲的就是上海小老板们甜酸苦辣的生活感受，大浪淘沙的最后归宿。

《魔爪下的少妇》中的女主人公，饱受“魔鬼”肉体蹂躏和敲诈勒索，眼看这朵“鲜花”将被恶邻居摧残，但她凭着顽强的信念，奇迹般崛起，最后成为一家饭店老板。《玫瑰门的整容术》中美容院女老板深夜回家，突然发现沙发上坐着一个

越狱色情狂，一个弱女子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征服了狂徒，将他重新送入监狱？《贪心房东和黑心房客》中的那贪心房东一心想“斩”房客，结果反被房客“斩”得目瞪口呆。《血淋淋的发财梦》中做生意蚀本的男主人公，为什么经“高手”指点后，他反而会大惊失色，面如死灰？《石艾艾传奇》中的女老板，有钱有貌，理该万事如意，但她的一個歪点子却搅得两个家庭风波叠起，自己得了精神病……

这本专题故事集共收有描绘上海小老板的故事 57 篇。故事主人公有的事业有成，有的人财两空，有的精明能干，有的一枕黄粱，确实，老板们所遇到的酸、甜、苦、辣是旁人所以难以领略到的。

目 录

发家辛酸泪

魔爪下的少妇	(2)
心酸女的报复	(6)
菜市场里的“姑奶奶”	(9)
真假夫妻	(12)
请柬	(14)
阿兰	(17)

风雨发财路

“玫瑰门”整容术	(20)
“老板药”	(23)
一包避孕药	(26)
王科长吃白食	(28)
卖裤带	(31)
神秘的警报器	(34)
净赚二十万	(36)
三个女婿陪夜	(38)
裙子风波	(41)

谈判桌前遇情人	(44)
阿申的发财梦	(47)
蛇窟	(49)
贪心房东和黑心房客	(51)

莫采路边草

熊老板的“桃花运”	(55)
艳遇	(58)
女保镖	(60)
深夜出门的太太	(62)
被当作小偷的总经理	(66)
一束不受欢迎的鲜花	(69)
黄老板觅偶	(71)
电话亭前的悲与喜	(74)
不肯回家的老板娘	(77)
愚人节里的婚变	(79)

赚钱生意经

血淋淋的发财梦	(83)
“包升大学”的高复班	(90)
讨债“高招”	(92)
可怕的小道消息	(95)
发	(98)
年薪5万美金	(100)
局长老婆卖鱼	(103)
葱姜生意	(105)
高明的席梦思广告	(108)
售书花招	(110)

李经理三选女助理	(112)
不肯下海的“点子张”	(115)
张经理聘“才”	(118)

善恶终有报

小裁缝织情网	(121)
一张绝版人民币	(124)
“二进宫”老板	(126)
讨厌的录音机	(128)
“百步香”老酒	(130)
阿青嫂的宝石戒指	(132)
他死在酒色之中	(134)
诱人落水的金手镯	(137)
吓得半死的卖蟹人	(140)
李老板扫街	(142)
“神偷王”与“独腿王”	(145)
刁贩阿花	(147)
公关女郎	(150)
凌老板与小保姆的情缘	(152)
石艾艾传奇	(155)
编后记	(167)

发家辛酸泪



魔爪下的少妇

王 鹏 程

张家和林家同住一个石库门内。张家住前楼，林家住后楼，一个楼梯两家进出。

张家的先生是一位大学教师，戴着副近视眼镜，人虽不十分英俊，但很有气质风度。张太太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李美丽。的确，她不但脸蛋长得“美丽”，那身材也够得上“美丽”。她在一家工厂当会计。

林家的男人是个做水产买卖的个体户，叫阿三，人长得五大三粗。这几年发了，颈上手上都挂满了黄澄澄的东西。林家的女人又肥又胖，连她的男人都背地里管她叫“胖阿嫂”。胖阿嫂长年病假在家，帮丈夫一起做做生意，看看摊位。

这一阵子，阿三在运输水产途中，摩托车出了车祸，左手骨折，绷着石膏没法去做生意，把摊位交给了“胖阿嫂”，自己



休养在家。正巧，李美丽最近厂里不景气，也歇工在家。

张家和林家合用一个厨房。开始，李美丽见阿三绷着石膏来厨房烧饭热菜不方便，便主动帮忙。阿三过意不去，常送些鱼虾呀，以示谢意。一来一去的，两人的话也多了起来。李美丽说厂里迟早要关门，正为今后的工作担忧，阿三一听，忙拍胸脯，说他有办法帮她找个工作。阿三话一出口，第二天就和李美丽一起出去活动。大半天跑下来，人家都客客气气地说：“帮着留心一下，有消息就来通知。”已是吃过午饭的时候了，李美丽见阿三为自己跑得汗水淋淋，实在过意不去，便请阿三进一家小餐馆随便吃点什么。阿三笑笑，随手拦了一辆“的士”来到一家装潢考究的饭店。李美丽站在外面不敢进去了，这么高级的饭店她怎么消费得起？阿三似乎看出李美丽的心思，拉住她就往里走，“今天我请客。”

这一顿吃了 800 多元，差不多是李美丽一个月的收入。说实话，这顿饭她吃得很少也没滋味，无缘无故让人请客，这笔人情帐迟早要还的。李美丽当晚回到家就和张先生商量回请阿三一事，张先生一听就来火了，责备妻子不该和这种人搭讪，他们是两种路子的人。

李美丽闷闷不乐，自然是不开心喽。她想想丈夫的话也有道理，第二天便关了门在房内，尽量不与阿三碰面。阿三不知李美丽的心事，将她房门敲得像擂鼓一般，扯开嗓门大喊大叫。李美丽怕被邻居听见不好，只好打开门。阿三一进门就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好消息，好消息，我帮你找了份好差事，‘天鹅’卡拉 OK 厅，每晚只要去一个小时帮他们算算帐，每月 800 元怎么样？”李美丽心里说好，可又怕被丈夫责备，犹豫道：“好是好，等我家老张回来，再听听他的意见……”阿三说这差事好多人都眼红，怕去晚了，这份活儿就被人抢走了。李美丽想想也是，就随阿三赶紧去了“天鹅”卡拉 OK 厅。

张先生夫妻几经商量，李美丽还是去了“天鹅”卡拉 OK 厅。不知为何，从这天起，李美丽见着阿三总有些不安。阿三见着她倒更加主动热情了，越是这样，李美丽越是觉得怪不好受。本来是自己有求于人家，欠了一份情，现在他这么客气，仿佛在提示她：别忘了，是我给了你

好去处。李美丽盘算着该拿些什么礼物谢谢阿三。这天，阿三敲开了张家的门，李美丽客气地请他坐下。阿三眼神不对了，“嘻嘻，我帮了你的忙，你该怎么谢我呀……”羞得李美丽满脸通红，不敢正眼瞧他，只是低声说：“我会谢你的，我是在想买什么东西……”阿三一把拉过李美丽，“我不要什么东西，只要你……”

李美丽让阿三占了以后，虽然很恼恨阿三，但还是天真地想：就这一次，算还了他的人情债，以后再也不干了。阿三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会轻易放过李美丽，他以告知她丈夫为胁迫，一次次逼李美丽就范。阿三对李美丽信誓旦旦，说他早就厌烦了自己的胖老婆，和她离了婚，就和李美丽结婚。李美丽走到这一步，也没什么话好说了，只要阿三不骗她，她跟随阿三一生吃苦也愿意。李美丽正式向丈夫提出分手，张先生面壁许久，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是将自己的铺盖挪到了沙发上。夫妻俩从此各过各的。

“胖阿嫂”知道自己老公生性爱拈花惹草，不想这次惹到了家门口，她当然不依。大吵大闹——又是骂又是哭，搞得李美丽实在呆不下去，只好回娘家。阿三对老婆自有一套办法，他接起老婆来特别厉害，像个凶神恶煞，打得“胖阿嫂”讨饶为止。阿三答应老婆，只要她不闹，答应离婚，将财产的二分之一归她，“胖阿嫂”粗粗一算，这笔钱至少有两三十万。这样，“胖阿嫂”才暂告平息，不过，心中自有打算。

这天，张先生一人在家，“胖阿嫂”偷偷溜了进来，对着张先生一声冷笑，“他勾引你的老婆，你为什么不去勾引他的老婆？一报还一报，大家不吃亏。”“胖阿嫂”边说边坐下来，“我们两个好吧，气气他们，我愿意……”张先生冷冷发笑，“我不想玷污自己，你请回吧……”“胖阿嫂”气得直咬牙，“哼！不识好歹的东西，你等着瞧，不会有你的好日子过。”

从此以后，“胖阿嫂”变本加厉地对张家施行报复，砸锅子摔盘子指桑骂槐，张先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外“夹攻”，他又气又恼，人一下子病倒了，接连几天，滴水未进。那日，张先生支撑起身，想去厨房下点面条，“胖阿嫂”正在拖地板，一铅桶水放在厨房门口，张先生病后体虚乏力，一个不留神碰翻了铅桶，脏水倒了出来，流到楼梯下。“胖阿

嫂”破口大骂，并动手拉过张先生，又扯又拽。忍无可忍的张先生不知哪来的力气，发狠地一下将“胖阿嫂”推开，没想到，“胖阿嫂”朝后一仰，脚跟没站稳，楼梯口狭窄加上铅桶里倒出的污水使楼梯更滑了，“胖阿嫂”一个后仰翻从楼上滚了下去，后脑勺碰在水泥地上，当即昏迷不醒，送医院急救。

“胖阿嫂”抢救无效，当夜死亡。阿三俨然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来张家闹开了，哭死哭活要张先生赔他一个“太太”。阿三盯着张先生死死不放，张先生度日如年般的难熬。李美丽赶回家来，想找阿三谈谈，自从李美丽回了娘家就没和阿三来往，几经周折终于在阿三新搭识的一个女人家里找到了阿三，瞧着睡眼朦胧走出门来的阿三。李美丽就感到恶心，她冷冷地说：“我知道你‘醉翁之意不在酒’，你要多少出个价吧。”阿三一副厚颜无耻的模样：“干吗这样狠呢？我俩毕竟是有情的吗？按理说，我还得感谢你们那位帮我省了与那婆娘的离婚钱。好了，看在这一点上，你们给个10万，我不再来闹。要不，我看到你们那位，见一回揍一回，直到给钱为止……”

“10万？”李美丽愣住了，就是变卖全部家产，也凑不足这么多钱啊，但为了摆脱这个恶魔，李美丽咬了咬牙，点头答应了。

李美丽和张先生一商量，变卖了家中值钱的东西，向亲朋好友东凑西借，终于凑齐了10万。阿三拿到钱不无得意地说：“一对傻瓜。”

张先生夫妇搬出了石库门，经过这一劫难，两人只字不再提过去的事情。为了还债，夫妻俩同心协力外出挣钱。李美丽正式下岗，开了一家小吃店，生意做得辛苦，但能赚钱。张先生寒假、暑假外出给学生补课，没三年时间，他们不仅还清了债，而且把那个小吃店变成了有一定规模的饭店。此时，李美丽有了身孕。当要为饭店取个店名时，张先生说：“就叫‘同舟’饭店吧。”李美丽心里“格登”一下，眼中噙着泪，凝望着丈夫……

心酸女的报复

马幼梅 马笑颖

当公安干警出现在潘丽面前时，她哆嗦的手指却怎么也不听使唤。她在拘留证上签下自己的大名后，足足凝视了十来秒钟，顿时泪如泉涌……

在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山城的鱼米之乡来了个上海插队知青高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单调枯燥的田园生活，让两颗年轻的心过早地碰撞在了一起。高杰身高体壮，吃得起苦，家里的重活粗活他样样抢着去做，望着“文武双全”的上海郎，川妹子潘丽心醉了。

不久，小高按政策返回上海。行前夫妻俩难舍难分，并且商定把家中现有全部财产——900元现金让高杰带到上海作经商本钱，发达后接潘丽母子同去上海。

返沪后的高杰仍显示其吃苦耐劳的本性，用900元作本



钱，起早摸黑在家门口摆起只鱼摊。春去秋来，不到两年赚了几万元。高杰不忘誓言回四川把潘丽母子俩接到了上海。她帮着丈夫照看鱼摊，每天进“几张分”（沪语，意为几十元钱）已经算是毛毛雨了。

随着经济条件的富裕，这个家庭慢慢发生了裂变：60多岁的老母亲原先在鱼摊旁摆个葱姜摊带照看小孩，一个月也可净赚三、四百，现在却迷上了打麻将，小孩不领、饭不烧不说，每个月没干把元铺那个麻将桌，怕是过不了门的。高杰也讲究起吃喝玩乐了。晚上去咖啡馆、进KTV，鱼摊的生意统统丢给了潘丽。从小娇生惯养的她自然也吃不起这般苦，往往顾了外面顾不了家里，顾了孩子顾不了婆婆，顾了洗衣顾不了烧饭。加上她听不懂上海话，做生意十分吃力，有时竟弄得死了鱼，蚀了本。夫妻俩口角顿起，风波陡生。一怒之下，高杰把鱼摊搬到了五角场，有时几天也不回家。潘丽带着儿子住在婆家，还时常遭到不明事理的婆婆那冷言冷语。七打听八转弯的，潘丽寻到了丈夫的鱼摊上，原想夫妻和好的，却见高杰摊上已雇了一个妙龄女郎帮着算帐、收钱。丈夫一见老婆寻来，顿时火冒三丈。

俗话说：“纸包不住火。”高杰在外拈花惹草的风流事终于传到家里。做母亲的非但不管教自己的儿子，却骂媳妇没本事，连老公都“花”不牢。一天，潘丽在家里接到一只传呼电话，尽管来电者不肯直告自己的姓名，却明白无误地告诉她，高杰最近几乎天天都和那个女帮工睡在一起，并告诉了她具体地址。

当天傍晚，潘丽按地址找到了那间房子。终于，在深夜，她看到那个珠光宝气的女雇工挽着自己丈夫的手臂，娇滴滴地走进了大门。她一阵眩晕，感到迷惑了，怕事情闹大，丈夫会不会吃官司；日后，她和孩子的生活去依靠谁？不闯“宫”吧，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和他人作爱，妒火中烧，此气难平！

脱得赤条条的高杰和女雇工正在亲热，猛听得楼下有人急促地敲门，顿时大惊失色，飞快地爬起床，穿上衣服开门一看：原来是老婆！顿时，气也顺了，胆也大了。高杰恶狠狠地问：“你来做什么？”“来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明白。”潘丽边说边朝里冲。“你给我滚回去！”高杰随手就

是一巴掌，潘丽一个踉跄跌倒在地。此刻那个“妙龄”已经穿戴整齐，从楼上慢慢走下来，见状，哼了一声，恬不知耻地对高杰说：“她既然已经管到这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事到如今，留她留我，你早作决定！”说完挎着小包，蹬上皮靴，头也不回地走了。惊散了鸳鸯梦的高杰被姘妇的这番话惹得像火上浇油，气急败坏地将潘丽痛打了一顿。

潘丽气昏了，对丈夫的绝望，对婆婆的失望，使她不去依靠法律的支持，反而要愚昧地实施报复，向那个给她家庭和儿子带来无限灾难的坏女人宣泄。

几天后，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终于发生了。

“掀我被子做啥呀！”脸朝里睡的姘妇在朦胧中还以为是自己的情郎前来调情呢。“我叫你去发嗲！”随着声嘶力竭的一声怒吼，那姘妇这才美梦初醒，原来，来者不是调情郎而是复仇女。可是已经晚了，还没等她爬起来，寒光闪闪的菜刀已经朝她大腿根上砍去……姘妇咽下了终身残疾的苦果。潘丽也因此过上铁窗生活。

好端端的一个家毁了，然而谁之过？聪明的读者心里自然明白。



菜市场里的“姑奶奶”

李炳镇

星期天的市场，总比往日人多。尤其是菜市场，熙熙攘攘，讨价还价的，高声叫卖的，一浪高过一浪。今天最热闹的要数鱼市，买者多，卖家也多。时下，人们都兴买活鱼，卖家将鱼用大盆养着，卖一条捞一条。

一个身着时装、浑身飘香的女士拨开众人，微笑着指着大盆里的鱼，对卖鱼的小伙说了声：“今天的鱼不少啊！”见对方似理非理地只顾和别的顾客搭讪，不由眼睫毛向上一挑，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用戴戒指的手指敲着鱼盆，提高声调说：“给我弄一条！”

“好哩，今儿的鱼条条都活蹦乱跳，哪一条都好！”卖鱼的年轻人用网捞出来一条随手扔到秤盘里，然后报出数目，“2斤1两，5元5角1斤，11元5角5分，零头去了，算11元块钱。”说着将鱼放进塑料袋，递到那女士手中。

